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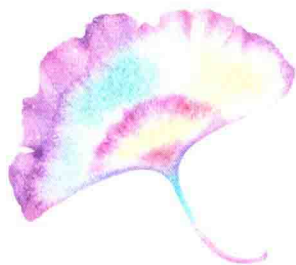
华语世界独具影响力作家

亦舒

— 作品 —

02

我们失去一些，也会得到一些，上帝是公平的。



我的前半生



亦舒
— 作品 —
02

我的前半生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前半生 / (加) 亦舒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404-8112-4

I. ①我…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1629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如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上架建议: 畅销·小说

WO DE QIAN BANSHENG

我的前半生

作 者: [加] 亦舒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

特约监制: 刘 舜 郑中莉

策划编辑: 李 颖 沈可成 谢晓梅

文案编辑: 王苏苏

营销编辑: 贾竹婷 雷清清

封面设计: 张丽娜

版式设计: 李 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75mm × 1120mm 1/32

字 数: 201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112-4

定 价: 3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我的前半生

目录

壹	_1
贰	_31
叁	_59
肆	_103
伍	_117
陆	_129
柒	_155
捌	_179
玖	_201
拾	_227
拾壹	_253
拾贰	_277

我的前半生

壹

你的生命长得很，没有人会为离婚而死，
你还要为将来的日子打算。

闹钟响了，我睁开眼睛，推推身边的涓生，“起来吧，今天医院开会。”

涓生伸过手来，按停了闹钟。

我披上睡袍，双脚在床边摸索，找拖鞋。

“子君。”

“什么事？”我转头问。

“下午再说吧，我去看看平儿起了床没有。”我拉开房门。

“子君，我有话同你说。”涓生有点急躁。

我愕然，“说呀。”我回到床边坐下。

他怔怔地看着我。涓生昨夜出去做手术，两点半才回来，睡眠不足，有点憔悴，但看上去仍是英俊的，男人就是这点占便宜，近四十岁才显出风度来。

我轻轻问：“说什么？”

他叹口气，“我中午回来再说吧。”

我笑了。我拉开门走到平儿那里去。

八岁的平儿将整张脸埋在枕头里熟睡，他的头长得比其他的孩子都大，人比其他的孩子稚气，人家老三老四什么都懂，他却像盘古初开天地般混沌，整天捧牢漫画书。

我摇他，天天都要这样子摇醒他上学，幸亏只有一个儿子，否则天天叫孩子起床，就得花几个钟头。

十二岁的安儿探头进来，“妈妈，你在这儿吗？我有事找你。”她看看在床上咿唔的弟弟，马上皱上眉头，“都是妈妈惯成这样的，下次不起床，就应该把他扔进冷水里。”

我笑着把平儿拉起来，那小子的圆脑袋到处晃，可爱得不像话，我狠狠吻他的脸，把他交在用人阿萍的手里。

安儿看不顺眼，她说：“妈妈假如再这样，将来他就会变成娘娘腔。”

我伸个懒腰，“将来再说吧。你找我干什么？”

“我那胸罩又紧了。”安儿喜悦地告诉我。

“是吗，”我讶异，“上两个月才买新的，让我看看。”

我跟到女儿房间去，她脱下晨褙让我观察。

安儿的胸部发育得实在很快，鼓蓬蓬的俨然已有少女之风，我伸手按一按她的蓓蕾。

她说：“好痛。”

“放学到上次那公司门口等我，陪你买新的。”

她换上校服，“妈妈，我将来会不会有三十八寸的胸？”非常盼望的样子。

我瞪她，“你要那么大的奶子干吗？”

她不服气地说：“我只是问问而已。”

我答：“要是你像我，不会超过三十四。”

她说：“或许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

我说：“你自己处处小心点，别撞痛了胸部——”

她挽起书包走出房门去。

“咦，你这么早到哪里去？”我问她。

“我自己乘车，已经约了同学。”她说，“我们下午见。”

我回到早餐桌上，平儿在喝牛奶，白色的泡沫缀在他的上唇，像长了胡子。

涓生怔怔地对牢着黑咖啡。

我说：“安儿最近是有点古怪，她仿佛已从儿童期踏入青少年阶段了，你有没有注意到？”

涓生仍然呆呆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涓生！”

他站起来，“我先去开会，中午别出去，我回来吃饭。”

“天气凉，你穿够衣服没有？”

他没有回答我，径自出门。

我匆匆喝口红茶，“阿萍，将弟弟送下去，跟司机说：去接他的时候，车子要停学校大门，否则弟弟又找不到，坐别人的车子回来。”

平儿问：“我的作业呢？今天要交的。”

“昨天已经放进你的书包里去了，宝贝，”我哄他出门，“你就要迟到了，快下楼。”

平儿才出门，电话铃响，我去接听。那边问：“好吗，幸福的主妇？”

“是你，唐晶。”我笑，“怎么？又寂寞至死？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多牢骚的女人。”

“嘿！我还算牢骚多？夏虫不可以语冰。”

“是不是中午吃饭？饭后逛名店？到置地咖啡厅如何？”

“一言为定，十二点三刻。”唐晶说。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女佣阿萍上来了，“太太，我有话说。”她板着一张脸。

我叹一口气，“你又有什么要说？”

“太太，美姬浑身有股臭臊味，我不想与她一间房睡。”

美姬是菲律宾工人，与阿萍合不来。

“胡说，人家一点也不臭。”我求她，“阿萍，你是看着弟弟出世的，这个家，有我就有你，你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呢？万事当帮帮我忙，没有她，谁来做洗熨、刷地板、揩玻璃窗？”

她仍然后娘般的嘴脸。

“要加薪水是不是？”我问。

“太太，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尖叫一声，“你究竟是怎样的人呢？你是不是要跟先生睡

呢？我让你。”

阿萍啐我，“要死嘛，太太，我五六十岁的人了，太太也太离谱了。”她逃进厨房去。

我伏在桌子上笑。

门铃响，美姬去开门，进来的是母亲。

“咦，”我说，“妈妈，你怎么跑了来，幸亏我没出去，怎么不让我叫司机来接你？”

“没什么事，”妈妈坐下，“子群让我来向你借只晚装手袋，说今晚有个宴会要用一用。”

我不悦，“她怎么老把母亲差来差去。”

“她公司里忙，走不开，下了班应酬又多。”

“要哪一只？”我问。

“随便吧。”母亲犹豫，“晚装手袋都一样。”

“我问问她。”拨电话到她写字楼去。

子群本人来接听，“维朗尼加·周。”她自报姓名。

我好笑，“得了女强人，是我，你姐姐。要借哪一只手袋？”

“去年姐夫送的18K金织网那只，”她说，“还有，那条思加路织锦披肩也一并借来。”

“真会挑。”

“不舍得？”

“你以为逢人都似这般小气？我交给妈妈给你，还有，以后别叫妈妈跑来跑去的。”

“妈妈有话跟你说，又赖我。姐夫呢，出了门了？”

“今天医院里开会，他早出门去了。”

“诊所生意还好吧？”

“过得去。”

“丈夫要着紧一点。”

“完了没有？我娘只给我生了一对眼睛。”

“戚三要离婚了，你知道不？”

我讶异，“好端端的为什么离婚？”

“男人身边多了几个钱，少不了要作怪。”她笑，“所以姐姐呀，你要当心。”她挂了电话。

我骂：“这子群，疯疯癫癫的十三点。”

妈妈说：“子君，我有话跟你说。”

我翻出手袋与披肩交给母亲，又塞一千元给她。

“子君，”母亲问我，“涓生最近对你好吗？”

“老样子，老夫老妻了，有什么好不好的，”我笑，“大哥有没有来看你们？”

“直说忙。”

我说：“搓起牌来三日三夜都有空。”

母亲说：“子君，我四个孩子中，最体贴的还是你，你大哥的生意不扎实，大嫂脾气又不好，子群吊儿郎当，过了三十还不肯结婚，人家同我说，子群同外国男人走，我难为情，不敢回答。”

我微笑，“什么人多是非？这年头也无所谓了。”

“可是一直这样，女孩子名声要弄坏的……”

“妈，我送你回去吧。”我拍拍她的肩膀。

“不用特地送我。”

“我也要出去做面部按摩。”

“很贵的吧，你大嫂也作兴这个，也不懂节省。”

我跟阿萍说：“我不在家吃午饭。”

“可是先生回来吃呢。”阿萍说。

“你陪涓生吧。”母亲忙不迭地说。

我沉吟，“但是我约了唐晶。”

母亲不悦，“你们新派人最流行女同学、女朋友，难道她们比丈夫还重要？我又独独不喜欢这个唐晶，怪里怪腔，目中无人，一副骄傲相，你少跟她来往。”

我跟阿萍说：“你服侍先生吃饭，说我约了唐小姐。”

母亲悲哀地看着我，“子君，妈劝你的话，你只当耳边风。”

我把她送出门，“妈，你最近的话也太多了一点。”

我们下得楼来，司机刚巧回来，我将母亲送了回家，自己到碧茜美容屋。

化妆小姐见了我连忙迎出来，“史太太，这一边。”

我躺在美容椅上，舒出一口气，真觉享受。女孩子在我脸上搓拿着按摩，我顿时心满意足了。这时唐晶大概在开会吧，扯紧着笑容聚精会神，笔直地坐一个上午，下班一定要腰酸背疼，难怪有时看见唐晶，只觉她憔悴，一会儿非得劝劝她不可，何必为

工作太卖力，早早地找个人嫁掉算了。

“——史太太要不要试试我们新出的人参面膏？”

我摆摆手说不要。

温暖的蒸气喷在脸上怪受用的。

只是这年头做太太也不容易，家里琐事多，虽然唐晶老说：

“做主妇大抵也不需要天才吧。”但运气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不然唐晶如何在外头熬了这十多年。

做完了脸我看看手表，十一点三刻，洗头倒又不够时间了，不如到处逛逛。

我重新化点妆，看上去容光焕发，缓步走到置地广场。有时真怕来中环，人叠人的，个个像无头苍蝇，碰来碰去，若真的这么赶时间，为什么不早些出门呢？

满街都是那些赚千儿两千的男女，美好的青春浪费在老板的面色、打字声与饭盒子中，应该是值得同情的，但谁开心呢？

我走进精品店里，有人跟我打招呼：“史太太。”

“哦，姜太太，可好？”连忙补一个微笑。

“买衣服？”姜太太问道。

“我是难得来看看，你呢，你是长住此地的吧？”我说。

“我哪儿住得起？”

“姜太太客气了。”

我挑了两条开司米呢长裤，让店员替我把裤脚钉起。

姜太太搭讪说：“要买就挑时髦些的。”

我笑着摇摇头，“我是老年人，不喜款式。”有款式的衣服不大方。

姜太太自己在试穿灯笼袖。

我开出支票，约好售货员下星期取衣服。

“我先走一步了，姜太太。”

“约了史医生吃中饭？”她问。

“不，约了朋友，”我笑，“不比姜先生跟你恩爱呢。”

她也笑。

我步出精品店。

听人说姜先生不老实，喜欢听歌，约会小歌星消夜之类，趣味真低。但又关我什么事呢？

我很愉快地找到预订的桌子，刚叫了矿泉水，唐晶就来了。

她一袭直裙、头发梳个髻，一副不含糊的事业女性模样，我喝声彩。

“这么摩登漂亮的女郎没人追？”我笑。

她一坐下就反驳，“我没人追？你别以为我肯陪你吃午饭就是没人追，连维朗尼加·周都有人追，你担心我？”

我问：“我那个妹妹在中环到底混得怎么样了？”

“最重要是她觉得快乐。”唐晶叹口气。

我们要了简单的食物。

“最近好不好？”我不着边际地问。

“还活着，”唐晶说，“你呢，照样天天吃喝玩乐，做其医

生太太？”

我抗议，“你口气善良点好不好？有一份职业也不见得对社会、对人民有大贡献。”

唐晶打量我，“真是的，咱们年纪也差不多，怎么你还似小鸡似的，皮光肉滑，我看上去活脱脱一袋烂茶渣，享福的人到底不同。”

“我享什么福？”我叫起来，“况且你也正美着呢。”

“咱们别互相恭维了，大学毕业都十三年了。”唐晶笑。

我唏嘘，“你知道今早女儿跟我说什么？她问我她将来会不会有三十八寸的胸，一会儿我要陪她买胸罩去。”

唐晶倒抽一口冷气，“胸罩，我看着出生的那小宝宝现在穿胸罩了？”

“十岁就穿了，”我没那么好气，“现在天天有小男生等她上学呢。”

“多惊人，老了，”唐晶万念俱灰地挥着手，“真老了。”

我咕哝，“早结婚就是这点可怕。你看，像我，大学未毕业就匆匆步入教堂，一辈子就对牢一个男人，像他家奴才似的。”

唐晶笑，“恐怕是言若有憾而已。我等都等不到这种机会。”

“我倒是不担心我那妹子，她有点十三点，不知多享受人生，你呢？何时肯静下来找个对象？”

唐晶喝一口咖啡，长叹一声。

“如果有一件好婚事，将母亲放逐到撒哈拉也值得。”她说。

我白她一眼，“你别太幽默。”

“没有对象啊，我这辈子都嫁不了啦。”她好不颓丧。

“你将就一点吧。”我劝她。

唐晶摇摇头，“子君，我到这种年龄还在挑丈夫，就不打算迁就了，这好比买钻石手表——你几时听见女人选钻石表时态度将就？”

“什么？”我睁大了眼睛，“丈夫好比钻石表？”

唐晶笑，“对我来说，丈夫简直就是钻石表——我现在什么都有，衣食住行自给自足；且不愁没有人陪，天天换个男伴都行，要嫁的话，自然嫁个理想的男人，断断不可以滥竽充数，最要紧带（戴）得出。”

“见鬼。”我啐她。

她爽朗地笑。

我很怀疑她是否一贯这么潇洒，她也有伤心寂寞的时候吧？但忽然之间，我有点羡慕唐晶。多么值得骄傲——衣食住行自给自足。一定是辛苦劳碌的结果，真能干。

“涓生对你还好吧？”唐晶问。

“他对我，一向没话说。”

唐晶点点头，欲言还休的样子。

我安慰她，“放心，你也会嫁到如意郎君。”

唐晶看着腕上灿烂的劳力士金表，“时间到了，我得回办公室。”

我惋惜说：“我戴这只金表不好看，这个款式一定得高职妇女配用。”

唐晶向我挤挤眼，“去找一份工作，为了好戴这只表。”

我与她分手。

我看看时间，两点一刻，安儿也就要放学了。下个月是涓生的生日，我打算送他一条鳄鱼皮带做礼物。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都是他的钱，表示点心意而已。

选好皮带，走到连卡佛，安儿挽着书包已在门口等我。她真是高大，才十二岁，只比我矮两三寸，身材容貌都似十五岁。

见到我迎上来，老气横秋地说：“又买东西给弟弟？”

“何以见得？”我拢拢她的头发。

“谁都知道史太太最疼爱儿子，因爸爸是独生子，奶奶见媳妇头胎生了女儿，曾经皱过眉头，所以二胎得了儿子，便宠得像迟钝儿似的。”

“谁说的？”我笑骂，“嚼舌根。”

“阿姨说的。”

子群这十三点，什么都跟孩子们说，真无聊。

“她还讲些什么？”

“阿姨说你这十多年来享尽了福，五谷不分，又不图上进，要当心点才好。”安儿说得背书似的滑溜。

我心头一震。看牢安儿。

使我震惊的不是子群对我的妒意与诅咒。这些年来，子群在